

厂子记忆

征稿启事

城市的发展和这座城市的工业及工商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济南，除了独具特色的泉水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同样熠熠发光的，还有上百年的历史的商埠文化和大量优秀的近现代工业。厂房、仓库、铁路、邮局……这些承载了济南工业文明、体现城市特色和发展轨迹的工业遗产，多少年来一直是泉城人的重要记忆，代表了整个济南近代工业的发展脉络。

这些厂子见证了城市工业化的起步、辉煌与阵痛，承载了几代人的奋斗与光荣，也铭刻着几代人的回忆与伤痛。本报特推出“厂子记忆”专栏，欢迎读者讲述相关的“厂子记忆”。通过这些讲述，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变迁给普通人带来的影响和体验。

征文要求：每篇2000字以内。写作题材包括有关“厂子”里的不同人生，以及行业沉浮影响下的“厂子”变迁等等。欢迎提供相关老照片等各种资料。

投稿邮箱：
qlwbhzb@163.com

【味道】

小满到吃樱桃

□马洪利

“小满”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第八个节气，夏季中的第二个节气。其含义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每年5月20日到22日之间视太阳到达黄经60°时为小满。《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四月(阴历)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这三候充分反映出小满节气的物候特征——阳气始生，麦子将熟，夏日将至。

我国古代将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是说小满节气中，苦菜已经枝叶繁茂；而喜阴的一些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此时麦子开始成熟。

家乡济南长清东部山区有“小满到，吃樱桃”、“小满时节樱桃甜”和“小满樱桃红彤彤”的俗语。

樱桃有大樱桃和小樱桃之分，小满前后成熟的是大樱桃，而小樱桃的成熟期相对较早一些。樱桃乃开春第一果，被人们誉为“果中珍品”，素有“北方春果第一枝”的美名。其果形美观，色泽艳丽，口感甜润，果肉柔软鲜美，营养价值颇高。长期食用樱桃，可补血壮本，健康养颜，俗称“长寿果”。

樱桃好吃树难栽，如今樱桃能发财。家乡的一些果农们根据地理气候条件，立足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起了近万亩的生态樱桃园，把樱桃树变成了摇钱树，真正依靠种植樱桃走上富裕之路。

【厂子记忆】

□吕允山

守候在灯泡厂门口的红玉兰



- ▲ 当年为确保新建玻璃熔化炉的质量，济南灯泡厂的干部职工冒着上百摄氏度的高温，坚守在建炉现场。
- 济南灯泡厂原址的这株玉兰树存活至今。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文化东路两边是高高的白杨树，树后边有大片的农田，济南灯泡厂是文化东路东头的第一家单位。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济南灯泡厂原址已崛起了一座高档居民小区。但是厂里的老职工来到这里，还依稀能找到原先的厂门，还有厂门口那株碗口粗的玉兰树。早先厂院内那些栽培了几十年，足有三层楼高的雪松，阔如伞盖的垂槐以及每到秋天就硕果累累的核桃树林，都随着拆迁开发而不知所终，只有厂门口这株玉兰树存活至今，并且年年萌芽、开花，缀满绿叶，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都在搞运动，大多数的企业都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再加上计划经济的束缚，物资供应，尤其是日用品供应奇缺。那时我父亲是灯泡厂的职工，记得小时候家里客人不断，大多数都是来托父亲买灯泡的。为此我们姊妹们倒是没少了糖果和点心吃，可是难为了父亲，有时候连他也买不到灯泡啊。当时这话说起来人家根本不相信，记得有一回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从聊城来买灯泡，父亲说真的买不到。结果来人倒也不客气，把我们两间屋连同小厨房里的三只灯泡一并拧走了，害得我们摸了两三天黑。

小时候曾经跟着父亲去厂里，父亲领着我参观吹灯泡的车间，那时还没有吹泡机，大大小小的泡壳都是人工吹制出来的。当时感觉太神奇了：在火红的玻璃熔炉前，一个

个脸膛通红的工人持一根一米多长的钢管，将一端探到炉膛里，缠上一团白梨大小的红彤彤熔化得像缠蜜一样的玻璃料，随手在空中划出一道彩虹，仰天吹出个泡儿，然后一低头，只见那玻璃泡儿摆着柔软的腰身，乖乖钻进吹制工人脚下的模具里，工人麻利地用脚合上模子，边吹边捻动着手里的钢管，不一会儿的工夫，一只晶莹剔透，厚薄均匀的梨形泡壳出模了，这时旁边的辅助工，俗称“打杆儿”的工人将吹好的泡壳敲下来，放到竹筐里。如同魔术一样，看得我目瞪口呆，打心眼里羡慕那些大哥哥们——太神奇了！

等到1975年我顶替父亲参加工作来到灯泡厂，才体会到一线工人的辛苦。当年厂里有一个说法叫做“轻工不轻”，说的就是灯泡生产虽然属于轻工业，但是劳动强度却很大。那时“文革”已经结束，百废待兴，各个企业都在大干快上。厂里三班倒的车间歇人不歇马，两班倒的车间千方百计加班加点，一天十几个小时是常事。尤其由于灯泡生产的特点，越是高温季节生产出来的灯泡质量越好。于是每年厂里夏秋两季，天气最热的时候，越是要战高温夺高产，争创优质产品。灯泡生产离不开火，冬天还好说，正好有个烤火取暖的去处。到了夏天，外面骄阳似火，三四十摄氏度的高温，车间内每台机器都有一团团的火苗在脸前燃烧，这可是实实在在在几百摄氏度的焰火。别说干活了，就是一走进车间，那热浪就会蒸得你全身大汗淋漓。



光绪十六年，三省黄河图绘成，清廷任命他为黄河下游提调，于是他携家眷定居济南，时年35岁。

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刘鹗的妻子王氏在济南病歿。九月他的母亲朱太夫人在淮安过世，他匆匆回家奔丧。光绪二十年春他由淮安返回，接济南的其他家眷返回故乡，算起来在济南定居三年。

大约在这一时期，他著有《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等著作。公务之余饱览济南城色，与齐鲁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十二年后他创作《老残游记》，就是从齐鲁大地写起。书中的主人公铁英就是他的影子，城是铁英老残看世界的起点，也是铁云刘鹗看世界的起点。

然而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了一个顽固维持着旧秩序的清政府和一场世界性的工业革命给积贫积弱的祖国带来的掠夺，一群觉醒者奔走呼号改良，一群昏庸的官员误国害民；改良者备受打压，那些权柄在握的朝廷官员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醉生梦死，他怎能不发出以上的拷问。

就在这时，屈辱的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国恨冲天。思念以实业报国的刘鹗向朝廷提出以己之力承办芦汉铁路，即今京广铁路的筑路主张，虽受到两湖总督张之洞的赞赏，无奈清政府不作为，抱负顿成泡影。该年冬又上书请筑津镇铁路，同样石沉大海。

时值公元190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继1895乙未年之后又一个黑暗的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济南灯泡厂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迎来了全面发展的大好机遇。那些年我们生产的泉城牌、弓箭牌(出口品牌，也是济南灯泡厂的传统老品牌)等多种型号的灯泡被评为省优、部优产品，行销大江南北，出口亚非拉美。特别是高压钠灯、紫外线杀菌灯等特种灯泡，更是市场上供不应求的抢手货。那些年车间工人热情高涨，干劲冲天，当然收入也就高。有的车间奖金能抵得过工资，那小日子过得蒸蒸日上，红红火火。生产上去了效益也就高，效益高了企业文化也就如沐春风，蓬勃发展。那些年厂里的足球队、篮球队、文艺宣传队、书画活动室、厂区美化等等都搞得如火如荼。那几年我在厂后勤部门工作，有一年的植树节，厂里买来了玉兰、垂槐、月季等观赏花木栽到了厂门内两侧，其中就包括如今仍在厂门口守候着旧时家园的这株红玉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新技术、新光源产品的不断引进，受到南方蜂拥而起的家庭式灯泡作坊的冲击和节能型光源产品的渗透，全国国有灯泡行业出现了全面的萧条。因为小作坊生产的灯泡灯管虽然质量差、寿命短，但是价格极其便宜，甚至大大低于国有大厂的生产成本。随之而来的就是灯泡生产存在的耗能高、污染大、劳动密集、效益低等普遍性的问题，政府要求企业迁出市区，远离居民。济南灯泡厂于2003年迁往历城东郊。

搬迁，对于老百姓尚且“搬家穷三年”，更何况拥有近十个车间，上千台机器设备，三千多名在岗职工的偌大一个企业，搬一次家是伤筋动骨的。果不其然，经历过这一次大规模的迁厂，生产一蹶不振。再加上全国灯泡行业，甚至日用轻工产品生产企业全面低迷，逐步都退出了市场。2007年，济南灯泡厂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时的老厂区，崛起了一片高档居民小区，宏大美观。大门还是原来的位置，门口那棵红玉兰，虽然历经风霜雨雪的侵蚀，仍坚贞不屈地年年迎着春风，绽放着红樽玉盏般的朵朵玉兰花。越是夏日炎炎，那绿叶越是湛青碧绿。像极了当年奋战在生产一线的职工，“天大热，人大干，立足岗位做贡献”。

份。这一年刘鹗在上海创办五层楼商场，不料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举国动荡，皇室西迁，京津地区民生涂炭。刘鹗又坐不住了，就像当年停下如日中天的石昌书局投身治理黄河一样，这次他停下利益丰厚的五层楼商场毅然赴京赈济因战争受灾的京津民众。国难当头，这是何等情怀！

八国联军占领京津后，切断江南漕运的粮道，官仓又被联军占据，无人敢去开仓放粮，京津居民一下子陷入无粮绝境。刘鹗毅然挟巨资北上京津，与两地绅商组成赈济会，冒死与联军接洽，从他们手中赎买本属官仓的大米，再平价售于居民，以解京津粮荒。义举持续到1901年，刘鹗奔走在京津两地之间。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成了他卖国的罪证。

刘鹗实业报国，矢志不改。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与人合资收购浦口九洲洲土地以开发。

光绪三十一年，他受保荐赴京应总理衙门考试，授知府任用。这一年岁暮他又返回济南小住，可见他对这座城市的留恋。

当刘鹗买下浦口九洲洲土地开发权的时候，袁世凯对他出手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颁下密令拘捕刘鹗。这事被庆亲王奕劻发觉，奕劻是参与庚子赔款谈判的总理大臣，深知国之屈辱、国之衰哀，他阻止了袁世凯这次行动。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次年正月，刘鹗刚刚组建起“三洲地皮公司”，清政府再次对他出手，将他拘捕，“革职，永不叙用”。流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他死在那里。

【印记】

□孙葆元

济南，刘鹗看世界的起点